長沙府嶽麓誌

卷之八

藝文

序 文 說 銘 疏引 書劄 書啟

仙釋 雜記

長沙府嶽麓志卷之八

郡丞山陰趙　宧纂修

序

紫陽遺跡序

明　楊茂元

仁也者天地之心也天生聖賢以作君師以行教教未足以見其仁必於禍亂將極之時而生大聖大賢以扶世立教始足以見其仁天豈不欲世常治哉然而氣化人事有盛衰得失則世不能無治亂亂將亟而不生大聖大賢以救之人道或幾乎息矣豈天之心哉故先正有言周東遷而孔子生

天所以防暴秦之禍宋南渡而朱子生天所以防
金元之禍其亦善言天者與朱子之於孔子道固
未可班然其扶世立教之功與之相先後非諸儒
所可及也其載諸典籍者固已家傳人誦之矣至
其身所經歷之處一言一動皆足以爲世法私淑
者顧不能表而出之以章於世其得謂之敬天乎
長沙寶朱子遊宦之地然其遺跡問諸故老亦鮮
有知其詳者若嶽麓書院亦其遺跡之一也吾友
陳堅遠既重建之矣其後有隙地茂元構一閣以
庋諸書榜曰尊經暨訖工乃考文公年譜遺事之

有係於長沙者命爲八題曰麓山講學衡嶽同遊
安撫湖南諭降洞猺更建書院節制撫軍考正儀
禮錄旌忠節毎題書年譜於首命工分繪爲圖而
各爲之贊合而名曰紫陽遺跡旣成以授郡庠生
陳釗陳大用揭於閣之四壁冀夫登而覽之者興
起尊賢尚德之心而思讀其書以學其道是或風
化之一助也夫天以仁爲心人得其心以爲性故
孔門之教以求仁爲先仁統乎禮義智信而其用
之最大者五品之倫是也是皆吾所固有之大目

用之而不可離者所謂道也世之士童而習孔朱之書學其道而得之者幾何人哉學道無他亦曰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而又以敬爲之主其次第節目之詳俱有成書吾徒所當盡心竭力以學之爲朱爲孔皆在我而已誠如是斯爲善事其天而至者則全其天矣若夫爲吾民者亦烏可不學哉孔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於戲爲政而能使小人學道豈有不治者哉此則繪圖之意也序其端以自勵且爲吾潭士民勸

性理三通序

汪鑑 長沙太守

通書通西銘通感興詩通者吾婺源先儒雲峰胡先生所著也刻本久毀予昔與其嗣孫廷享同業謂三通當與易四書通並傳易通今南京少宰兄梓行矣廷享以三通畀予刻之序曰儒者之明經以明道也道明而行功用裕矣然時可而道之用未顯時不可而道塞焉惟明經以傳諸人而已矣近淑於鄉遠及天下與來世獨非儒者之功用哉吾鄉自韋齋朱先生倡明道學晦翁紹而大之爲

儒宗朱雖南渡時猶可爲而不究厥用於是註述羣經以明道於天下鄉士傳其學者核焉勝國時士恬於仕咸肆力晦翁之學而雲峯爲之宗同時如胡雙湖程斆南程復心陳定宇汪古逸王雙溪胡梅巖劇經翼道之功爲多士遊從千餘人而汪環谷趙東山朱風林江古修其尤也吳草廬謂爲東南鄒魯然矣國初自環谷風林致用士之仕道者日顯迄今學者講經爲文必要諸理自成矩度仕亦恐於離道未爲無自也士因是而懋昌之經

學必明而功用皆實謂非吾鄉無窮之道澤哉予
景先哲而經未明仕亦戾道因刻三通敘鄉學之
源流如此用以自易且爲同志告焉若夫通書西
銘二通由晦翁以通濂關之極趣感興詩通因晦
翁獨得而發明之讀者所自會也茲因畧之

刻神禹碑序

明　湛若水

余來爲南禮部尚書之明年傳聞衡山有神禹碑發於地中即欲往觀而未能又明年爲嘉靖乙未之秋楚士有摹神禹碑來遺者恍覩血脉觀之字畫奇古與後來篆籀手筆迥别而碑石後剝落雜習於古者僅能辨其一二字既不可識其中所云獨於碑末有小楷書右帝禹刻四字意者必後來漢唐人因見此碑别有所考據而題之及考韓昌黎峋嶁山詩云云而劉禹錫寄呂衡州詩亦曰嘗

聞云盛弘之荆州記云南嶽周迴數百里昔禹登而祭之徐靈明南嶽記云夏禹導水通瀆刻石書名山之高南嶽文云高四千一十丈由數說合禹貢而觀之則大禹由岷山導江歷湖入海過南嶽登祭而刻石此山即此碑無可疑者從韓劉二公登皆聞而不及見今余幸見之而其所謂科斗拳薤倒披鸞鳳飄拏虎螭悉如此碑字畫之形狀豈所謂道人之偶見者所流傳而碑末四字或即此邪趙之敏至於二公所云秘文秘跡則刊削有

者夫宇宙內神物固當天貢而地藏之歲久則必復見而余幸當其數千載復見之會又獲覩之則是二公之不得見而悲詫遡洄者顧不幸歟

石壁禹碑序

郢 熊宇 郡人

夏禹治水成績載於書可覩見矣衡嶽岣嶁山舊有神禹碑唐昌黎韓子形於詩宋嘉定壬申賢良何丁一訪獲覩焉摹刻嶽麓書院後巨石蘊薶零露幾四百年大明嘉靖癸巳乃時出焉實我

皇秀鍾嶽靈龍起郢甸建極錫福心同神禹勳文所由顯哉郡守疊峰潘子賁爲明愼摹寄宮諭龍湖張子許石鼓未敢專奇良史大識確然勇允郡志適成體篆蝌蚪在朝在野始獲共覩虞夏之書

矣仲冬宇自松江歸耕麓野間攬六藝得宋張光
叔遊宦紀聞開載子一摹刻年代敘畧傳示同好
奇欲附鐫乃紀焉正有待也迨我郡守彭山季許
師廣九京師從一正載贍侍御思齋朱子心燾道
同宇獲聞至教焉二先生嶽文經世殆相得敘疇
昔之心誠乎夫文必阜安民物敦植綱常經緯天
地斯為至矣大禹治水無事三過不入誠以救民
為心而豈徒文哉孔子愈稱大禹吾無閒然謂公
豈統直與天地同流固不肯鑿私智務驩虞又岌

忍自奉而或溥人也水土既平民安居乂安稷播百穀契敷五教伯夷后夔禮治樂和放勳重華巍巍蕩蕩仁普萬物而莫知功載萬世而愈烈禹之心誠而已矣猶自孜孜不自足昌言滋集豐碑獨存非禹之誠爲之乎篆畫不槩見世多博雅漸有參定尚幸來者默識同道經世之治推達神禹安民之謨懋昭文明之化期使天下萬世頌我帝德如堯如天巡狩禮成奎章炳煥靈符協氣宛在唐虞可與龍圖龜書並照日月永正乾坤惟毋畫於

蹟而思誠於中乎其尙有光于天德庶爲斯文之

至哉子一名致光叔名世南碑刻序畧列書左方

篆約碑額如冊書刻實近道林經正閣廣至教開

來學云已亥冬日長沙熊字元姓

四絕堂分題詩序

釋洪覺範

宣和三年秋七月青社張廓然罷長沙之教官十五日渡湘將北歸館於道林寺攜家徧遊湘山勝處如人經故鄉戀戀不忍去門弟子相守不捨又如癡兒之嗜蜜日追隨於晴嵐夕暉之間笑語於千崖萬壑之上二十二日會於四絕堂者十人而余適至廓然顧嗟嘆息曰愛山吾天性所以遲留未發者眷此邦之多奇士也不然吾何適而不可乎余曰東坡嘗曰故山去千里佳處輙遲留此語

殆爲公今日之遊說也於是分其字以爲韻賦詩紀其事未及點筆會余有急客至馳歸廓然與諸公登淸富堂汲峯頂之泉試鑿源茶下鹿苑寺散坐於靑林之下久之並岸而北遂經槲林塢至亢臺莫夜矣呼燈小酌劇談賦詩詩成而情不盡飲少而歡有餘是夕風高月黑萬樹秋聲廓然長揖飄然而歸道林余使人秉炬追送之明日諸公皆以詩來廓然曰淛西蓋冠世絕境而吾客皆韻人勝士茲遊也無愧山谿治城子宜序以冠羣詩之首余曰唯唯

嶽麓書院課文序

大中丞丁思孔秦巖

國家設科目以網羅人材士挾所業以蘄用於世有司操衡鑑而分別去取之三者之所重豈僅曰文乎哉夫言爲心聲文固所以載道也儒者貫穿經傳博綜羣書以窮理盡性確然有得於中則發爲文章闡揚聖緒必有崇論竑議與昌明醇厚之辭而律巳行事無奇袤險僻之病有司者得若人而獻之上上用以臨民涖政克稱任使士亦以修于家者顯於天下是通上下而成泰交必介文爲

遇合蓋文之與道相因而出相須爲用如此故曰文在是道在是也然漢儒耑門一經至百餘萬言皆列於學宫頒於太常雖未必人人當經旨而能各抒其所自得故其爲文也雜而易於辯其爲經也通而適於用自唐貞觀正義行而前代諸家之說不復兼存迨至有宋大儒臚傳參互考訂其紹明絶學輔翼遺經若滙百川而歸大海迄今數百年墨守成說人無異同保無有聲𢃄其文弁髦其用者歟有司之衡鑒於是乎難言之矣惟篤志之

士不爲波流風靡取售一時獨於制舉藝文之中窮源探本以求合乎聖賢之道則他時析圭儋爵其所樹立亦非侏儒俗學敝敝焉苟且以就功名者所可望見也是以學校之設郡國而復創建書院良以庠序所列博士所領一禀於令甲非可自主因別營學舍貯經籍資其饘粥膏火四方慕道者既無畛域名數之限咸得影纓鼓篋於斯其講論誦習不專事應制而並究夫性命道德之精微固有心世道者之所爲故寺方捬摩凋瘵汲汲不

湜亦遂與舉之而不敢廢也况嶽麓以四大書院之名著聞今昔南軒晦菴所存神過化之地而濂溪先生實生於道州繼孔孟之微言啟洛閩之正脈舍先生其誰與歸諸生幸生此土流風餘韻取法不遠今脫兵火而安衽席掾瓠緝簡彬彬可觀就一日之短長扳其尤者授之剞劂此任師帥者齋會士子而獎勵也若夫賓興鉅典如周禮所稱選於司徒論辨於司馬則涵養數陳將必有進乎此者矣余謂諸生而安於卑近則已設欲蜚英騰

茂蘊然表見於是則毋樹頋頽而晷躬行毋騖虛
聲而尉實學毋狃習俗而忽前修盍椎曾少文毋
譸張而譁衆盍介特寡合毋夸毗而趨時俯仰堂
廡階陛之間想象先賢而思有以企及之也則矢
志奉公褒
聖天子休明之治處則澡身浴德爲鄉邦人士所矜
式焉庶幾哉有司可告於無罪而於
國家養士之意與士之所以自待者均矣至若文
之純疵學之充嗇固無俟余爲論列也

嶽麓會課序

檢[illegible] 盅管亭

甲子初春　丁大中丞公來撫楚南於拊摩凋瘵之餘留心學校以振興鼓舞之是秋湖南獲雋者竟得一十七人嗣後復集所部子弟屬拔其尤納之書院使卒其業命盅司董戒之役盅不揣譾陋從公鞭弭得與諸縫掖相周旋者兩季於茲月輒一試糊名而進公目覽手衡隨置甲乙與牒書平署俱下不言疲務使有恩必見有才必收凡先後所試文裒而梓之者賈林已得收高植矣由是遠

方學者聞風嚮往雖遠如江南閩浙亦不憚重繭而至其鼓篋操觚極一時人文之盛今年復當大比　大中丞公與臬藩列憲益加意淬礪之要令文中神理如赤手捕長蛇生動掌握而後已間覆發諸試牘則旅士於庭尺幅之瑕瑜無不了了開示其大指在講義經旨中獨標清韻諸僻裂險澁語盡擿去之一如從前殿最無私循者士乃知濬心變易豁然於所得公因復收其文蔚然成一爾雅之編以爲賓興嚆矢所謂山司其鳴而谷從其應

者不其然與昔董廣川曰上承天之所爲而下以正其所正乃王道之端也今我

皇上以聖明承天與薄海開文明正士習純以陽明用事考之陽居大夏於位爲南正今書院居南嶽之麓蒸蒸髦士去寒儉而克腴變纖弛而弘博發之則洋洋盈篇奏之則渢渢可聽何莫非 大中丞公考辭按部使琴瑟笙簧各叶咸池之響以仰答

聖天子單敷陽德炳耀南離之盛治哉爾多士其亦

窮源探本求合於聖賢之道用是以報我公山斗
益雖駑鈍願與同之

告朱張二先生文

湖藩世傒

萬厯庚寅春正月廵按湖廣監察御史世傒伐
聖天子廵狩南嶽謁嶽麓書院是爲宋儒晦庵朱
先生南軒張先生過化勝地棲遲厎歌之跡至今
宛然顧祠就傾圮舊制狹隘無以稱邦人士崇德
報功之心亟檄有司庀材鳩工易塑像以木主三
閱月而告成時維孟秋之吉分守下湖南道湖廣
布政司左叅政馮露分廵下湖南道湖廣按察司
副使曾如春率長沙府知府吳道行等謹奉二先

生祟祀新祠酌酒而陳之詞日自孟氏沒而功利之習熾堯舜孔子仁義之道日以湮闕蓋千百餘禩衡岳鍾靈眞儒崛起洞正學之眞詮發無欲之要旨自是斯文正脉如日月中天江河行地學問源頭决之毫釐雖曉然知功利爲非不知念慮之微一有所爲卽與粹然無欲渾然天理者逈不相似二先生聚講於茲精奥玄窈卽不能窺測端倪其大旨所謂無所爲爲義有所爲爲利學者一念有爲無論善惡咸出功利咸非無欲本體與白鹿

洞君子小人之愉一時感奮興起殆不知幾千人
士是二先生道作人覩道州夫子悠然瀟湘並遶
𧾷乎衡岳並峙露等顧瞻廟貌有懷仰止以一時
對越之心一無納交要譽之私以廸諸譽髦同志
果盡繇仁義不雜功利直追堯舜孔孟之轍是惟
二先生陰牖於無涯百世謹告

說

潭州示學者說

宋 真德秀

真景元說曰予既新其郡之學又爲之續廩士之費俾絃誦於斯者微一日之輟焉教授陳君瑞甫過余請曰公之於士也安其居足其食顧亡一言以淑之可乎予謝曰此師儒之事也予何言雖然嘗聞之孔子矣豈不曰古之學者爲巳乎自漢以經術求士士爲青紫而明經唐以辭藝取士士爲科目而業文其去聖人之意遠矣今之學者其果

爲已而學歟其亦猶夫漢唐之士有所利而學也
如果爲已而學則理不可以不窮性不可以不盡
不至乎聖賢之域弗止也若有所利而學則苟能
操觚吮墨媒爵秩而貿軒裳斯足矣驛賈其心弗
顧也異類其行弗耻也此學者邪正之岐途也請
以淑吾士可乎瑞甫曰敬聞命矣抑後世之言學
者其有得於孔氏之指歟曰後世學者其謬於聖
人多矣獨嘗於唐之陽子近世之石子尹子有取
焉陽子曰學者學爲忠孝也石子曰學者學爲仁

義也尹子曰學者學爲人也是三言者庶幾聖門之遺意乎方唐之世士習之陋甚矣陽子一旦倡斯言於太學如天球之音威鳳之鳴學者竦然洗心而易聽歸覲其親者踵相躡焉理義之感人如此然則石子之言其有異於陽子歟曰亡以異也仁者孝之源義者忠之幹曰仁義則忠孝在其中矣然則尹子之言其有異於二子歟曰亡以異也夫人與天地並而爲三才者也必兼三常備萬善然後人道立焉其警世之深爲人之切又進乎二

子矣敢問所以學爲人者奈何曰耳目膚體人之形也仁義禮智信人之性也君臣父子昆弟夫婦朋友人之職也必循其性而不悖必盡其職而不愧然後其形可踐也孟子曰人之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則又曰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夫天之生夫斯人也與物亦甚異矣而孟子以爲幾希何哉蓋所貴乎人者以其有是心者也是心不存則人之形雖具而人理已亡

矣人之理亡則其與物何別哉故均是人也盡其道之極者聖人所以參天地也違其理之常者凡民之所以為禽獸也聖愚之分其端甚微而其究甚遠豈不大可懼耶乎故曰尹子之言警世之深為人之切又進乎二子也吾黨之士苟無意於聖賢之學則已儻有志焉則反躬內省於人道之當然者有一毫之未至將皇皇然如渴之欲飲餓之欲食也凜凜焉如負鍼芒而蹈棘茨也吾子幸以為然則願以告夫同志者俾知太守之期乎士不

在於徼人爵取世資而在乎敬身而成德也瑞甫
瞿然曰公之淑吾士者厚矣瑢請揭其言於學以
爲士之則

銘

明白菴銘并序　　宋釋洪覺範

予世緣深重夙昔羈縻好論古今治亂是非成敗交遊多譏訶之獨陳瑩中曰於道不妨譬如山川之有飛雲草木之有華滋所謂秀媚精進余心知其戲然爲之不已大觀元年春結菴於臨湘名曰明白欲痛自治也瑩中聞之以偈見寄曰菴中不著毗邪坐亦許靈山問法人便謂世間憎愛盡攢眉出社有許嗔於是堤岓輒決滚滚多言然竟坐

此得罪出九死而僅生恨識不知微道不勝習乃
收召魂魄料理初心爲之銘曰　雷霆發聲萬國
春曉聞者不言心得意了木落霜清水歸沙在忽
然震驚聞者駭怪合妙日用如春雷霆背覺合塵
如冬震驚萬機俱罷隨緣放壙尙無了知安有倒
想永惟此恩研味其旨一菴收身以時臥起語默
不昧絲毫弗差蒙難而著隨爭於熹

疏引

康熙戊申修復嶽麓書院疏引

偏撫周召南

天下名山五衡嶽其一也天下書院四嶽麓其一也衡嶽位離爲文昌之府而嶽麓終之七十二峯至此結聚矣禹碑神物嶙峋最上萬代瞻仰書院峙於其前山水秀傑之氣以人文收拾之結聚之極自當煥發宇宙間天然位置不可易也當日朱張兩夫子値軍旅倥偬之時訪道

問業闡明濂溪夫子太極之旨繼而文公安撫
湖南大開壇坫學徒至數千人一以續孔孟教
學心傳一以代朝廷養育士類作者之功豈在
神禹下哉粵稽書院始末朱公洞創闢之李公
允則周公式劉公珙先後增修之而後朱張講
學其中名聞天下歷數百餘年陳公鋼楊公茂
元再賡闢之到今又二百年矣時代既久兵燹
屢經然先正碑銘昭垂金石其朱張教士條例
及歷代增置學田載在版籍可攷也祠宇最著

者則有道洲臺祠朱張崇道祠六君子祠春秋遣官致祭典至隆且重也顧前何以興後何以廢中間何以興而屢廢廢而重興乃知氣運祝乎人功賢才關乎樂育芳規在望曷勝高山景行之思也今

國家鼎新典崇文治先賢祀典宜復學舍基界宜清南忝撫茲土惓惓以興賢育才爲念已特建義學俾各處士子就近肄業既蒸蒸式化矣茲繙閱長郡志稿願悉書院興廢之由惟恐往蹟

將湮思求規復使遠近有志之士于其中修德講學焉但費繁而埥絀可積貲以成山用是佈告邦人卜吉舉事各爭先而慕義或効力而輸貲若夫司地方教之責者尤當加意體行告成不日吾一人未敢專美也此一舉也衡嶽山川與 先聖先賢及後代從祀諸君子皆式靈焉凡我同心其敬聽之無斁

朱張書塾

與王樞使謙仲劄子　宋　朱熹

熹麋鹿之性久放山林老人修門尤以為苦雖荷閔勞之意遽俾幽閒而其實則有甚難副者日夕悚息未知所以逃責伏惟高明有以教之則千萬之幸也長沙版築不容中輟軍屯未得專制皆不得不言者比已僭冒陳乞皆得旨施行想今已有所處矣湘西精舍漕臺想已禀聞得一言俾遂其役千萬之望昨欲廟祀一二忠賢以勵凡百已委

官相視矣不知亦可並並念否二事皆關名教詩所樂聞故敢輙以爲請並幾於察

與曾節夫撫幹書　宋　張栻

左右天質之美閒處正宜進步工夫不可悠悠且須察自家偏處自辯氣容色上細細檢察向在長沙見或者多疑左右以爲簡略此雖是愛憎不同要之致得人如此看亦是自家未盡涵養變化異日願有覩焉某日接事物恐懼之不暇甚思南從容之味也

答朱元晦書　　　　　　　　　　　　張栻

某幸如昨但自家弟赴官極覺離索之思耳日夕不敢廢學第覺向來語言多且只欲自作工夫讀所寄來伊川學生簡語尤用悚然不知尊兄意如何每玩來書未嘗無警益愈恨相去遠未得聚首耳中庸義還來細看誠者天之道以下尤覺所解有工前面於鄙意尚多疑處今復旋具呈子重編集解必經商量刻成願早得之此書極有益也傳心閣錄序語誠贅删之甚佳尤溪學記此本勝前

前本大抵意不甚遠耳某近爲郡州作復舊學記其間論小學大學意亦相類錄呈今猶未刻有可見教尚冀速示也嶽麓書院遹來郤漸成次第向來郡懷英作事不着實大抵背向傾壞幸得其父再來今下手整葺也書院相對案山頗有形勝屢爲有力者瞰覘作陰宅昨拔棘往來四方環繞大江橫前景趣在道鄉碧虛之間方建亭其上以風雩名之安得杖屨來共登臨也他幾以道義自重

答朱元晦秘書　張栻

某飲食起居皆幸已復舊向來且欲完養此數日方出報答城南亦五十餘日不到昨一往焉綠陰已滿湖水平漫亦復不惡方於竹間結小茆齋爲夏日計雨潦稍定即杖策其間也嘗令畫圖俗工竟未能可人意俟勝日往自平章之方得寄往爾伯恭近遣人來講論詳悉如此朋友眞不易得但論兄出處引周之可受之義卻似未然又向聚處頗飫今歲已謝遣然渠猶謂前日欲因而引之以善道某謂來者旣爲舉業之故先懷利心恐難納

之於義大抵渠凡事似於果斷有所未足耳誠之資質雖實有志於是心實愛之但正宜為學不然恐未免為才使今歸必首去求見某以作出人事頗多姑遣此紙早晚樞帥又自有人行也孟子解渠欲錄未必畢樞帥處欲將為了當仍封呈余幾為道自重

又答元晦書　張栻

讀僧只是一到城南經營卻劉樞閑在湘春作圖帳到今未出兩紙只是想像摹寫得其大都其間

有欠缺及未似處今且送往他時别作得重寄也
書樓山齋方治材未立南阜未有屋須他年屋成
卻謂之蓊然觀耳書樓欲藏數百卷書及列諸先
生像此二字亦求兄寫當不惜也

講學書啟

請菉司訓王嶽麓書院教啟　明　王瑫 太守

伏以湖湘巨鎭素有洙泗之美稱嶽麓名山嘗致朱張之交會自此士風彬蔚他郡莫之能先逮夫聖化沾濡人才於斯爲盛慨晦翁之遺蹟久矣荒蕪幸後人之肯堂煥焉興復右明誠左敬義允宜講習之恒居前崇道後尊經信是藏修之勝地欲選俊髦而造就必資儒碩以師模恭惟閣下德性溫醇問學精博行遵聖訓少遊泮水以采芹文有

古風蚤步蟾宮而折桂承恩北闕分教南滙顧茲
書院之師欲屬皐比之擁敬馳束帛以將悃允望
高賢之賁臨居之安資之深相與講明堯舜之道
學不厭教不倦庶幾仰希　宣聖之風振衰救於
湖南流聲光於天下再三申請十六爲期謹啟

復林巽峯先生請講學　明　蕭禹臣　郡人

竊聞君子之於天下固貴於能自樹立然上智不
多中才亦罕其所以振作激勵之方不能不有待
於司世道之責者焉恭惟我公鍾秀八閩氣稟四

游蜚聲禁苑著績名邦卓哉間世之奇英允矣斯
民之先覺天不棄潭乃荷借恂蒞任未幾十年政
聲徧達千里士林增色遠邇承休且於卧治之餘
復軫斯文之念悼末學之支離惻辭章之陷溺大
醒心學仰躋聖賢惠莫大焉會非偶爾禹臣不才
幸生茲土實慶躬逢乃緣丧父居憂未便請謁領
教之私徙切瞻仰邇幸開講嶽麓猛欲借杏壇之
半席以醉洙泗之春風又以老母於四月五日奄
逝盈門酷禍哀毀幾絶無復人間念矣時聞勞謙

戒行以初喪纍服未遂願見惟增惆悵昨偶得楊醫官頻送佳製不肖含哀拭淚匍匐展誦不覺撫然歎曰不肖不幸一至於此也聯失怙恃荼苦摧裂其不即死以殉二親者徒以先志未終及願學未成故耳幸際大賢過化適以多艱未遂請益人生不幸寍有甚於不肖者乎不肖資雖愚陋志頗不羣蚤歲從父宦於浙東得遊陽明夫子之門嘗聞所謂致良知之學矣尋繹幾十餘年雖不敢自謂有得然於天理人欲之幾是非得失之辨覺亦

稍有發明特以同門諸公身體力行者固多而循名責實者不少遂使我陽明先生之學或見嗤於天下謂非吾同志之罪不可也以故不敢竊以道學自名而其志則未嘗敢自委者往歲彭山寓府不肖嘗以嶽麓之講請之矣然竟阻於承天之役而振厲之權若將有待於我公也朱張再見山嶽重輝是豈直潭楚士民之幸哉實天下斯文之幸也乃復開心敷陳錫以珠玉招致諸賢給之餼廩共成此志乾坤事業聖賢規模蓋已素養于平時

而將發之於今日繼往開來成己成物甚盛心也特以不肖方切師資而遽爾言別雖當顛沛哀迫之中而自不能已其秉彝好德之念敢因來教切有所請以指迷途以示向往以私淑其身庶乎所謂並情前哲補報明時爲光嶽麓者有所藉以自勵而不負屬望汲引吾輩之惓惓也荒迷不次俯候教言臨書不知所云以上舊志

寄答吳去慵論志事書新附

明　高世泰學使

屢承芳訊覓報謝甚難然而有命不敢辱貴邑志嶽麓志並拙詩懷麓一章久裝成冊奉寄其所寄之人與所寄之月日則老憊而忘矣僧人靈石未蒙枉存今於六月晦日得台兄二月十六日賜書備悉道況其可歎之事委諸天可營之事盡其力澹然無欲之虛明還留於我之性情其可乎賤齒加於尊有五自歸生平所歷之位惟患難是真餘無可據然而素所行者不繫乎此入而得者亦不存乎此乃所願更無矣況其外乎茲再簡嶽麓志

一本此爲僅存不可復得之本倘有續成之刻幸
賜多冊見貸望甚望甚邑志則前已寄無存本矣
大凡修邑志於交代之後隱微萬狀能一一鈎索
而致之乎闡幽顯微關係至大正氣不受埋滅與
必伸之冤憤等情爲諱爲遺鬼神伺察不可不愼
也至於院志中道統圖晦菴之後當以何人爲嫡
嗣乎橫渠之學無傳乎南軒之後何人乎閱歲五
百何無定評乎就湖南講學而論當廣其意於統
系乎兄如增修此志當留意及此若徒以詩文點

綴則末耳

辭嶽麓山長之聘與權明府書

陶汝鼐

古今文章道德之事士君子未有不竭歷以赴者也然使赴之無力而趨之非其時將責蹇以代騏驎擊枯而求韶濩豈得不輟音而卻步哉前蒙老父臺高駕造廬示以上臺碩德者儒之檄將使主盟嶽麓爲諸生長而意屬不肖驚悚弗寍至廢寢食雖事在舉措之間幸老父臺灼然知其不可矣

頃承憲檄坐名枉垂聘幣則披瀝之私不敢不盡某今年七十餘自癸未棄公車業浮沉小草喪亂餘生忽忽三十年不省制義爲何物矣當事雅意作人專爲鼓昕後雋與之較藝程文使多取青紫非用近科壯歲方攻舉業之士不可何也此道三年一變花樣不同陳人不如時人之工後輩嘗嗤前輩之拙某之衰陋豈不甚形穢哉如其垂訪遺民義存几杖則養老於庠非勤職事結者爲耻豈論文章萬不可謂老馬知途强而與飛黃競走也

且某昔在中年卽逢禍難驚悸困辱之後失血健忘今癯然病矣聰明俱損一旦厚顏跼蹐使遊於英俊之間非笑則譁尚可謂執牛耳以相劘切乎伏冀察其衰邁代述懇誠俾不致玷茲淸舉獲罪抗辭則上不累藻鏡之明下不目負秉之誚矣臨書悚切

嶽麓書院會課啟　　趙寧

星分器府法烏帑以司天國號長沙昇熊湘而祚土峯圍七十二峽丹陵垂蝌斗以披雲水歸三十六灣青草滙龍堆而浴日屈宋回翔之地至今猶擅風流朱張過化之鄉自昔每多絃誦丹楓斑竹招入詞源碧桂香蘅例尊騷些五百年定逢名世十二屬豈乏殊才所謂伊人或可乞靈於川瀆彼其之子何妨借助於江山緬惟嶽麓之區厥有書堂之跡烟河霞映徤隔嚴城桂檝蒲帆還通弱水

自杜少陵留題而後盡流連於山花山鳥之間逮
劉彭城董建以來遂惝怳於希聖希賢之域道鄉
臺畔人傳六藝作笙簧古渡橋邊世奉五經爲笥
篋忠孝廉節大儒賸有遺書唐宋元明晟世尚餘
賜額慨自楚氛甚惡刼灰飛度於昆明以致魯壁
無存廟貌頹唐於草莽豨奔講幄拋殘四部珠英
馬逸鬢階散盡五車玉屑使非弩擢自跖何由劍
繞黃腰所賴偃武修文
聖天子垂衣於北極更喜揚風扢雅　大中丞建節

於南荒乃闢宮牆式彰俎豆考鍾伐鼓層臺迥出
於雲端匡坐絃歌傑閣平臨於樹杪挹四山之嵐
翠飛來萬仞文峯收百谷之波光漾就寸尋壘海
地因時顯洵有由乎事以人傳亶其然矣茲者歲
當柔兆月次降婁碧水丹崖妙絕衡文之境夭桃
嫩柳匪徒載酒之場用集同心以襄執耳高冠長
劍結納而至者三千廣廈細旃奪席而談者十九
東都車馬爭看虎觀之英南國敦盤定長鷄林之
價先成獻藝闡關閩濂洛之宗風旁及餘文繼韓

柳歇蘇於往日如或元音絕俗升歌而為嶰谷之吹果其逸氣橫空入陣而奏蘭陵之曲譬諸針懸貫蝨爭彎飛衛之弓鉤比棘刺沐猴巧奪其垂之斧千金不易好擬獻之　國門一字堪師即此名為月旦各攜鳳咮無惜麋丸豈歎學箭書強顏翰墨類紛庫千之自署冊辯姓名做曹景宗之作詩難措競病偶預遭車之列恭承异印之榮攬風采於文場適逢其會修月泉之吟社無踰此時古錦縫囊願貯石破天驚之句薔薇滴露請拈龍鸞鳳

爲之章敢曰一顧空羣竊比金臺之築亦云萬言可試爰尋石室之藏卜吉以圖先期是告

嶽麓書院會課小啟　趙寍

蓋聞奩銜朱鵲瑩發於旃泥匣藴吳鉤光生於巖土物惟藻雪以加精業必編摹而益茂熊封俊髦國多濯露之才鵬海鶱騰尚藉摶風之力若非日就與月將豈盡雲蒸而霞蔚是用聯其聲臭範我馳驅文以七藝爲程何妨跋燭會以初春自肇其成連茹彙無頻也山廚設有齏鹽脫囊是望爾

泳署還饒楮壘先期預佈惟磨礪以須卜日再閱

幸握瑜而至此訂

詩餘

瀟湘夜雨　浪淘沙　　明　王鉞

落日大江橫水濶雲平誰知雲水總無情驀地釀成秋夜雨滴破殘更　點點打牕聲紙帳寒生芭蕉葉上最淒淸多少愁人眠不得聽到天明

烟寺晚鐘

烟鎖梵王宮隱隱疎鐘一聲遥送月明中惱殺啼鴉眠不穩飛過南叢　過耳總成空何事匆匆少年催作白頭翁今古相推敲不盡此恨無窮

山市晴嵐

山市近山城微雨初晴曉來嵐氣撲天青道是似烟烟又重似霧還輕　莫怪不分明望眼花生碧紗籠裏有人行說與王維難着筆空翠無聲

漁村夕照

江上白雲閒流水潺潺漁翁家住蓼花灘到老不知城市路無事相關　落日半銜山倦鳥知還漁紅斜影畫圖間收拾綸竿沽一酌眞簡淸閒

洞庭秋月

霜落洞庭秋天濶雲收影揺孤月翠江流何處仙人吹鐵笛黄鶴樓頭　不洗古今愁只管清幽瑠璃盤內水晶球照見君山千萬丈便是瀛洲

遠浦歸帆

遠水接天浮渺渺孤舟去時花雨送君愁今日歸來黄葉落又是新秋　聚散兩悠悠白了人頭片帆花影下中流載得古今多少恨付與沙鷗

平沙落雁

無地著烟霞漠漠平沙數行征雁晚風斜寫破一

天秋意思飛過漁家　切莫近蒹葭莫宿蘆花好
來此地樂生涯勝似夜寒邊塞上驚起胡笳

江天暮雪

雪暗楚天遙草木蕭蕭朔風攪就柳花飄畫角聲
寒吹不散一片瓊瑶　壓損臘梅稍凍倒漁樵月
明無影玉生苗祇恐飛來雙鬢上白了難消

洞庭秋月　水調歌頭　國朝　毛際可

薄暮洞庭濶烟鬟正迷離天邊推起皓魄皎潔映
漣漪莫問氣蒸雲夢且喚湘靈鼓瑟還攪素娥衣

樂事宜今夕不醉何無歸　陰晴景圓缺候總難期平章風月一歲最好是秋時更詠謫僊佳句刬却君山一片萬頃盡琉璃斗轉參橫後重照岳陽西

烟寺晚鐘　模魚兒

望西南遥峰數點林間似有人徑歸烟爭向巖邊宿散作楚天秋暝微茫景見萬頃堆銀止露浮屠影霜鍾宵警道分付蒲牢升沉萬事都喚夢初醒誰鑄就還記開元名姓幾經刼火留剩六時梵

唄經行後尚有高僧歸定君且聽聽擊碎虛空已
證聲聞境披衣引領待明日晨光尋鍾覓路須上
最高頂

山市晴嵐風入松

松邊列肆柳邊橋風物最偏饒烟嵐一帶晴猶濕
是誰懸素練山腰翠閣依稀半掩青帘縹緲斜飄
眞珠滴響酒家槽斫鱠更持螯五陵年少幽燕
俠輦金錢選勝招邀畫出太平好景夕陽歸路擔
樵

瀟湘夜雨 水龍吟

廿年不到衡陽維舟又值清秋也蕭條景物蘋蘺滿目輕霖細灑白鷺飛來西風濕盡雙翎似見沙汀幾處漁村燈火歌欵乃聲初罷 滴向岳樓鴛瓦更烟迷荆扉茅舍霏微淅瀝魚龍寂寞穩眠深夜孤客愁聽篷邊心上聲聲齊亦想湘娥此際染痕修竹淚珠盈把

遠浦歸帆 蝶戀花

烟靄蒼茫天欲暮斜掛征帆小艇鷗鷺江上秋

風吹不住蘆花點點飄如絮　思婦樓頭傷別緒客久歸來兩岸聞鄉語指點停橈須記取門前一帶垂楊樹

平沙落雁　百字令

楚湘秋晚正木落霜凄征禽至止同雁峯前回始得怕向南天交趾刷羽爭鳴梳翎並宿洲渚平如此脫然矰繳夜闌還復驚起　爲愛浪際盟鷗波邊狎鷺相耦無猜爾咄咄虛空雲共水寫作幾行人字更念孤臣上林傳信塞外供驅使明春北嚮

御䕶喜遷歸計

漁村夕照　掃花遊

湘江淨綠正落葉飄蕭秋空如掃開殘紅蓼有數椽茅屋沙洲圍繞網曬籬邊漸覺斜陽過了人聲悄見倦鳥尋巢爭棲林杪　魴鯉新釣好却喚酒城中提壺歸早江山不老問消磨自古英雄多少世態榮枯都付與滄浪一笑誰同調喚隣翁兒孫互抱

江天暮雪　賀新郎

竟日簾纖雨到晚來朔風淒緊簷聲都歇自起推窗銀海眩一望素光瑩徹還笑指青山華髮碎翦鮫綃龍女戲想洞庭歸後心怡悅鷗和鷺遜媚潔

江天一色誰能別止灘邊兩三漁火欲明還滅壓倒瀟湘千畝竹牆角梅花爭發都重累布衾如鐵莫歎旗亭高酒價恐袁安僵臥寒九洌豐年兆明春說

道林寺詠蟬 齊天樂

遂安毛際可

肅森禪院梧桐落楚天輕颸初起薄翅風前新聲

雨後客歲此時曾記悠揚搖曳勝塞雁鳴蜚堦蛩吟細破壁疎櫺因誰驚醒山僧睡　長沙卑濕易老爲炎蒸方溽代催秋至淸畏人知饞餮墜露金掌玉盤如洗孤高風味問掠鬢輕盈何堪比僊羽化登仙葉邊形蛻矣

晚渡橋洲愛其幽勝漫賦　探春

晚靄生涼疎風薦爽一抹丹霞如縷嶽麓遊歸華泉嘗遍更憩道鄉庭宇一棹泛淸湘偏消受輕船柔櫓浮生半日偷閒且自中流容與　試問橘洲

佳處是曬網漁村竹籬斜護遥想靈均卜居何意
曾向此間尋否朝夕好朋儕總邀得鷺浮鷗聚隔
斷紅塵止聽戍樓鐘鼓

附樂府

夜雨思　　　吳儆

夜如何其夜未沉欲寐不寐轉孤衾轉孤衾其誰語推起蓬窻聽夜雨

秋月詞

君不見蒼茫月落洞庭孤又復秋風生蒲湖秋風蒲腸斷絕誰念愁心有如月

晚鐘操

白鶴怨兮野猨哀月冷江空兮魚龍徘徊一聲清

越夸烱寺晚來

仙釋

三教皆有聖賢二氏之迹雖與儒異而釋曰明心悟報四恩玄曰淨明忠孝亦未大遠於聖人之旨故吾道但求真儒彼法但求真行道則可各為聖聖亦可互為聖賢也若其人足存者其書必不火其廬必不廢也茲特摉僧乘仙傳錄其道行卓然著於麓山者以示後之主此寺觀之人使有所矜式不致墜其芳軌云

釋

禪宗

鹿苑景岑禪師長沙人大寂之孫南泉之子開法於潭之鹿苑相傳鹿苑在嶽麓山而山志不載本傳亦曰向後居無定處人仍稱長沙和尚然嶽麓至今有虎岑堂固當在麓山當時宗風高邁最為諸方所仰僧問如何轉得山河國土歸自已去師曰如何轉得自已成山河國土去曰不會師曰湖南城下好養民米賤柴多足四鄰僧無語師乃示偈曰誰問山河轉山河轉向誰圓通無兩畔法性

不無餙其擧揚多此類至道二年示寂爲鹿苑［?］

二世

道林廣慧寶琳禪師袁州人法雲秀禪師法嗣也習經論妙通精義所圓通禪師發明祖意丞相王荊公深加器重出世廣德與教次移池陽景德廬山萬杉潭州道林上堂雲收岳面日出扶桑颯颯寒風紛紛敗葉瀟湘江內白浪滔天廣慧門庭地平如掌若也夗有底衲僧穩坐太平其或沫漱不免攔夫擄拽所亟諸請卽雲居道林聲聞益盛而

師諱[illegible]號[illegible]老人西崇

嶽麓[illegible]恭禪師翠岩眞禪師法嗣律身精嚴放參罷[illegible]自作務使令者在側如路人室中問學者每舉趙州洗鉢盂話自其分座接納至終未嘗換機無森說偈別衆趨寂闍維舍利斗許大如豆目睛齒爪不壞分塔於京潭

清素首座慈明圓禪師法嗣執侍十三年堪忍一[illegible]節旣得法寓居鹿苑屏跡不輕對人後悅謂師[illegible]術逝之久乃知師嗣法慈明悅愕然遂詣[illegible][illegible]

作禮師起避之曰吾以稻薪先師授記不許[illegible]
悅益恭師乃曰憐子之誠從先師之記予平生所
得試語我悅具通所見師曰可以入佛而不可以
入魔悅曰何謂也師曰豈不見古人道末後一句
始到牢關如是累月師乃印可仍戒之曰洞山文
示了者皆正知正見特子離文太早不能盡其趣
吾今爲子點破使子受用得大自在他日切勿嗣
吾也其刻自潛晦如此

嶽麓海禪師嗣先宗禪師法嗣吉州泰和人幼[illegible]

專事普覺道人楚金為弟子年二十一剃髮受具辭金遊方依玉澗東林荒久晩抵仰山陞抗於衆佛印元公獨異之師方銳於學喜翰墨元呵曰語言筆畫於道何益師於是棄去經行湘南諸山依止大溈十年受眞如印可首衆於衡陽之花藥山分座說法遷居於湘西之嶽麓會麓火一夕而燼道俗驚嗟師笑曰夢幻成壞盡皆戲劇然吾特顧力宮室未終廢也未幾復成大蘭若樓崖萬礎層閣飛檻皆談笑而集一日忽命門弟子敘出世本

示說偈爲別旋示寂闍維收骨石塔於鹵㡳舜塘
之陰本覺範塔銘
道林圓悟克勤禪師嗣五祖演和尚道風昴奕開
法之盛莫如住道林有癩清光復之功上堂僧問
如何是道林境師曰寺門高開洞庭野殿脚插入
赤沙湖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僧寶人人滄海珠
曰此是杜工部底作麽生是和尚底師曰且莫亂
道其直截爲人類如此
道林雪巖祖欽禪師嗣無準範禪師胷襟洒落勢

行眞純與圓悟勤先後著功道林檄猷不朽上堂吹毛劍嚙鏃機肘後符頂門眼潭州城裏起五千間禪屋道林寺裏借一百名夫你輩後生晚進疏于棘于喫見成飯知甚麽碗至今叢席誦之

洪覺範禪師瑞州彭氏子少孤依三峯靘禪師爲童子日記數千言十九試經得度從宣秘度講成實唯識論逾四年棄謁眞淨于歸宗淨遷石門師隨至淨患其聲聞之弊每舉玄沙未徹之語發其疑凡有所對淨曰你又說道理耶一日頓脫所疑

述偈曰靈雲一見不再見紅白枝枝不者花尉耐
釣魚船上客却來平地摝魚鰕淨見爲助喜師後
居瑞州淸涼次遷石門及湘西南臺諸處與臨川
朱世英陳瑩中徐師川張無盡友善極道義唱酬
之樂所著林間錄石門文字禪等書古今學者奉
爲宗門鸞藻其撰述僧寶傳自嘉祐至政和取雲
門臨濟兩家之裔嶄然特出者八十一人各爲傳
贊分三十卷其書成於湘西南臺寺在長沙趣啄
最多云建炎二年五月示寂于同安

高僧

法華尊者初住嶽麓淸風峽建石塔於上道行卓然後飛錫湘春門外爲衆說法建鐵佛寺仍還麓山示寂

齊己益鄉胡氏子南唐時出家大溈山性躭吟咏而頂有癭時號爲詩囊樂山水不干謁寓居嶽麓與鄭谷沈彬友著龔雪集白蓮集以才名

僊

鄧郁之字彦達即鄧郁子也昔與徐靈期爲友周遊靈山南宋元嘉中徐君冲舉於上清宫郁之徘徊仙山歲久梁帝聞其修道而闕丹石之備詔賜物力許於嶽麓山置上中下三觀爲修煉處有神人告語曰洞門之中是招福延生之地善記勿忘丹成復回紫蓋峯梁天監十一年壬辰十二月三十日有八真人乘雲車羽蓋揖郁之就自然石壇同升霄漢

跛仙太平興國中有跛仙遇洞賓於君山後隱抱
黄洞行靈龜吐納之法功成居嶽麓自號瀟湘子
嘗言我愛瀟湘境紅塵隔岸除南山七十二惟喜
洞真墟元祐間嘗有鶴棲鳴於杉松上三日而去

雜記

志中山水之概事蹟之勝蒐討詳矣然亦有辨疑徵異曠舉奇人不可以類附者採而輯之綴于編末亦足以廣佚聞而永佳話比於拾遺之例云

嶽麓舊謂初名靈麓稱嶽麓自宋始考唐杜甫有嶽麓道林二寺詩又杜荀鶴詩云猿到夜深啼嶽麓雁知春信到衡陽而僧齊己亦有寓居嶽麓詩原不自宋可知也　陶密菴先生云當

是靈麓山嶽麓寺
唐長沙交士王璘詞學富贍應日試萬言科請十書吏皆給筆札口授羣吏手不停札題黃河賦三千字復爲鳥散餘花落詩三十首未停午已就七千言以忤當路罷科杖策歸放曠杯酒與李羣玉相遇嶽麓玉待之甚厚因聯句玉破題投之璘不停思玉乃屈膝
宋眞西山帥長沙宴十二邑宰於湘江亭作詩曰從來官吏與斯民本是同胞一體親既以脂

膺供爾祿須知痛痒切吾身此邦最號唐朝古我輩當如漢吏循今日湘亭一杯酒便頻歡作十分春古人於遊宴猶寓意民瘼如此

宋人冷齋夜語中有一則云崇寧元年元日粥罷昏睡夢中忽作一詩既覺猶能記之曰無賴東風試怒號共來一葉傲驚濤不知兩岸人皆愕但覺中流笑語高三月七日偶與陳瑩中濟湘江是日大風當斷渡而瑩中必欲宿道林小舟掀舞浪中兩岸聚觀膽落而瑩中笑聲愈高

余因紬繹夢中詩以語瑩中瑩中云此真公案
大奇也
明長沙庠士王昌祚才性蕭邁喜濤譚爲小詩
文令人解頤有稽阮之癖年四十尚未舉子以
家難罷諸生或勸布施求嗣不答時嶽麓書院
圮甚兵且起生乃盡捐其產千金重建之有司
不知也崇禎壬午督學高公世泰聞而賛其成
欲特旌之謝不受工甫竣而亂惜其記石亦不
成